

株洲日报

ZHUZHOU RIBAO

神农周刊

2025年11月16日 星期日

乙巳年九月廿七

第24174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株洲日报视频号



株洲日报APP



掌上株洲客户端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茶陵红：一次心灵的淬火之旅

方海清

七十三岁的年纪，该用什么方式来丈量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十二位老友的答是：出发！车轮碾过湘东大地，仿佛碾过一页页厚重的历史书。我们此行，并非寻常地访古寻幽，而是怀着一种滚烫的、近乎朝圣的心，去叩访一个红色的原点——茶陵。这里，深藏着一个政权婴儿时期的第一声啼哭，也印着一代伟人风尘仆仆的深夜沉思。

晨光熹微，三辆越野车组成的特殊车队，载着平均年龄七十三岁的我们，驶出长沙城的喧嚣。秋日的阳光，已褪去盛夏的热烈，变得像陈年的老酒，温润而澄澈，尽情洒落在湘东起伏的丘陵与无垠的田畴上。摇下车窗，混合着泥土与草木清气的风扑面而来，瞬间唤醒了身体里那份久远的、属于远行的悸动。

车内谈锋正浓，褪去了往日工作时的严肃，老友间仿佛都变回少年。话题从孙儿辈的趣事，跳到新学的二十四式太极拳，又忽然被窗外一片金黄的稻田吸引，引出一阵关于知青岁月里“双抢”农忙的记忆。笑声朗朗，盖过了引擎的轰鸣。然而，当导航提示“茶陵界”即将到达时，车厢内却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一种庄重而神圣的情感，如同无声的潮水，悄然漫上每个人的心头。我们都明白，此行的终点，不是风景，而是一段历史的深处；我们不是游客，是归来探寻初心的学子。

茶陵的红，是有着钢铁底色的。它不似晚霞那般绚烂飘逸，也不同春花那般娇艳柔弱，它是一种从苦难大地深处迸发出来、用信仰与牺牲淬炼而成的颜色。1927年的寒冬，是怎样的血雨腥风！然而，就是在这里，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政权——茶陵县工农政府，像一粒顽强的火种，在漫漫黑夜中毅然点燃。我们站在那座原貌修复的旧址前，青砖、黛瓦、木门、铜环，一切皆质朴到近乎粗犷。可我们仿佛能穿透时空，听见谭震林同志那带着乡音却斩钉截铁的就职宣言，能看见那些衣衫襤褸却目光如炬的工农兵代表们，如何在这方寸之地，第一次尝试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星火虽曾被狂风压制，但它证明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道理：人民，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这信念之光，早已深深熔铸进茶陵的每一寸山河。

我们的脚步，怀着无比的敬仰，轻轻踏入县委办公楼里那间简朴的办公室。1965年5月21日，那个静谧的夜晚，毛泽东主席在巡视途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县级机关办公室下榻。房间里的陈设极力保持着原样：一张硬板床，一张铺着绿色绒布的书桌，一盏玻璃罩子的台灯。我久久凝视着那把扶手磨得发亮的藤椅，心潮澎湃如海。那个夜晚，这位巨人在跋涉之后，是否也曾坐在这灯下，点燃一支烟，凝神思考着国家的未来与道路？窗外的蛙声虫鸣，是否也曾伴着他的沉思？这小小的房间，因了那一夜的停留，便承载了一段伟大的寂静。这寂静，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具力量，它让我们的呼吸都不自觉地放缓，唯恐惊扰了那份留存于时空中的、关乎国家命运的深思远虑。

同行的老刘，平时沉默寡言，忽然轻声哼唱起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起先只是他一人，声音沙哑而微弱。但很快，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加入进去。十二个不再年轻的嗓音，汇合在一起，谈不上悦耳，却有着磐石般的厚重与执着。歌声在院落中回荡，惊起了古树枝头几只麻雀。唱着唱着，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们这代人，是读着《朝花夕拾》、唱着《长征组歌》长大的。青春的汗水、中年的奋斗、晚年的感悟，生命的每一道年轮，似乎都与这旋律、与这片土地紧密交织。这一刻，我们不是在用歌声与青春对话，与那个曾经热血沸腾的自己紧紧拥抱。

当夕阳将天际染成壮丽的橘红色时，我们登上县城旁的一处高坡。极目远眺，整齐的四合院如同大地的琴弦，崭新的楼房次第排开，远处的高速公路宛如银练，勾勒出时代的脉搏。血与火的岁月已然沉淀为历史的丰碑，但那份由理想和信念铸就的“红”，却从未褪色。它化作今日茶陵人眉宇间的自信与从容，化作田野里沉甸甸的稻香，化作发展中日新月异活力的。这抹红，是初心，是基石，是奔腾不息、永远向前的力量源泉。

归途中，大家的话反而少了。每个人都望着窗外的景色，若有所思。天边的晚霞依旧灿烂，但在我眼中，那红色已与来时不同，它变得更加亲切、更加深邃，像一句无声而郑重的嘱托，映在我们布满皱纹却依然明亮的脸上，也深深烙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淦田古镇，湘江边的千年古樟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淦田的时光细节

奉梅梅

我常想像古人一般，在自然与红尘中寻找一种心灵平衡的模式，古镇与古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媒介，它们在人类社会成就了一段文明史，多少精巧的神话传说与古镇古树相伴，开枝散叶着浪漫或神秘的气息。

曾经，我无数次从湘南乘坐绿皮火车北上，当列车经停朱亭、淦田等一个个小时站时，就知道离淦田近了，距终点站长沙也不远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离愁别绪已被长长的铁轨拉伸得越来越淡，就开始收拾行李，收拾散落在旅程中的各色情愫。

某次在绿皮火车上，邻座姑娘是株洲的教师，她对我讲述了朱亭镇因南宋理学家朱熹偕张栻同游南岳途经歇宿并结亭讲学而得名，还说，株洲湘江沿岸多古镇、多码头，也保存了很多古树，朱亭古镇就有株一千八百年的古樟，是三国时期张飞的拴马树，相邻的淦田古镇也有株千年古樟，两株古樟遥相守望，护佑湘江中游两岸的水土。只是，我没曾在朱亭和淦田停留过，一直无缘亲享两株千年古樟的荫庇。如今，南来北往坐高铁，朱亭、淦田小镇只是车窗外的一道闪电，两株千年古樟，在我心里凝固成两座古镇千年老时光的符号。

伫立乡野的参天古树，被古镇居民奉若神灵，积攒着岁月沧桑的硕大树干，欲与屋宇比肩的开枝散叶的树冠，带着一份沉静与肃穆，令人心生敬畏之情。九月孟秋，第一次走进淦田镇，我对古镇历史所知甚少，视线一直追随车窗外的葱茏绿色，只想遇见那株千年古樟，阅读它年轮中隐藏着每一道沧桑，静享一份沉静与肃穆，了却心中多年的执念。

淦田镇在湘江西岸，株洲深口区南部。第一站直奔淦田码头，三条老街汇聚成丁字节点，一个白壁门墙，两边刷着“淦田码头”四个黑色大字，码头下面是湘江。同行的老友、书画家马立明，独自在码头前一栋三层楼房拍照，他说这是老供销社旧址，门牌叫中街，曾是麻铺成，一直延伸至河边码头，沿河而兴的河街，分上街、下街，分布着几十家店铺。老供销社楼房的门脸已重新粉饰，一层的门面也分属不同人家，依旧做着家电维修，只侧面的红砖旧墙，还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印记。

马先生的老家就在古镇对岸的龙船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曾在淦田镇的中学读书，所以熟知古镇的过往，我便问他“淦田”来历。他说，淦田旧时沙洲上出沙金，所以以“淦”命名，水边有金就叫淦洲；因水入船为淦，沿河良田连片，又有淦田之名。汉建安二十年(215)，孙吴曾在淦田设置建宁县。明清之

际，古镇已有“一巷三街六码头”的繁华，店铺达八十多家，商贸鼎盛时期，码头每日停泊的船只近百艘，千年古樟与普隆古桥、易氏会馆等，曾一起见证淦田古镇因湘江水运的兴盛。

淦田码头坡上，两间红砖平房，靠江的两面墙刷白，成了爬满花藤的文化墙，张贴着古镇的特色打卡点，门墙上还有“如意铁铺”字样，我突然觉得，这里应该是我走进淦田老时光的最佳入口。我想窥见一下铁花璀璨的念头，被门上的挂锁拒绝，但门上留有“打铁请联系”字样，并留有电话号码。当地摄影家咏洲很贴心地发来两张铁匠铺的照片，弥补了遗憾。铁匠铺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壮实的丈夫，两手稳稳地钳住烙铸得火红的铁块，妻子高高举起铁锤准备砸向铁器初坯，也是很结实、坚定的侧影。在铁花璀璨中，他们的神情是那么专注，千锤百炼的默契，毫无保留地彼此信任，叮叮当当一锤一锤地，夯实着一家子每个粗茶淡饭的日子，以世代相传的老手艺，打磨着每个晨昏时光。

沿着淦田码头的上街漫步，砖木结构的民居沿着逼仄的河街蜿蜒了几百米。临河一边大多是两层吊脚木楼，木壁与门楣上还残留着曾经的药老药铺、老秤店、老式发饼店、纸扎店、老粮库等等的遗痕。两间木楼屋檐下，四五个老太太正靠在木椅上，衣裳鲜艳，阳光洒在她们的木壁上，有“居民饮食店”的模糊旧迹，瓦檐下的木阁楼，栏杆残破，堆着几个旧竹筐、一些木板，这些物件曾参与她们们的过往日常，现在也与她们一起静享当下的安宁时光。

在这条街巷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一栋三层的民房，曾走出过开国中将杨梅生。杨梅生是一个小药商的长子，上过两年私塾，做过药铺帮工，上世纪二十年代，二十岁出头的他，就是从淦田码头出发，沿着湘江北往长沙谋生，最后辗转武汉、井冈山、延安，由一个药铺小伙计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在巷子中间，一棵大树从围墙里透出几枝枝叶，我问社区主任是否古树，他说树龄只有几十岁，算不上古树。有的民居门口除了大门，一楼还重新加砌了一人高的砖墙，是防洪墙。因为水运而兴的古码头与河街，近代因京广铁路、国道、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早已寂

寞，湘江水又时常冲刷老街巷，很多古树与古建筑一起在时光中湮没。民居门口，不时可遇见高大的柚子树，挂满碗口大的柚子，高过门墙的桂花树也挂于飘香，这些花树与居民的日子一起在新的阳光雨露里滋润。

遗憾的是，此次行程只是路过“樟王”所在的华石樟树码头，没能停留。路过时，株洲车友指点江边几座红瓦屋顶民居旁一片绿荫说，就是那株古樟，主干深植江边，高达二十余米，树围需五六个人合抱，盘根错节，树身节节拔高、层层绵密，露出河堤部分已是独木成林，树冠如亭似榭，是湘江航道上的一处永恒标志，也是往来船工们的灯塔。近千岁的年龄，不知刻下多少传说与故事。淦田渡口多少的建宁村还有“古城基”，为古建宁县衙旧址，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00米，残存部分夯筑城墙，如今只有一座新牌楼，一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留下了一些空白，也留下了念想。

唐大历四年(769)杜甫飘零湖湘，曾在渡口留下九首诗，其中游历淦田北面的南州镇镇安庵时，赋诗《解忧》：“百虑视安危，分明冀贤哲。生理庶可广，奉养期勿替。”南宋诗人、状元乐雷发也题诗《昭灵渡木伏波庙》：“汉帝可能疑薏苡，湘妃却解荐江蓠”。淦田南面的朱亭古镇，更是流传着朱熹、张栻等人留下的诗文。不知道淦田古镇的码头与古树，曾经入过哪些古代文人墨客的诗画？

无论朱亭古镇，还是淦田古镇，无论是古街还是古树，都是与湘江生态紧密相连的历史符号，是一方水土人文历史的基因延续。千年古樟，千年“樟王”，虽没曾见过杜甫在湘江波涛中飘零的小舟，但是遇见过八百多年前朱熹与张栻南游的风姿，也数次留下过南宋状元乐雷发归永州的匆匆步履，还曾驻足过历代过往的众多文人客卿。

一条湘江，一湖湘莲，一片流金的良田；古渡，老街，老店铺，古树，老人……淦田的古樟、码头、渔舟、风荷，甚至是曾经淘金挖沙的舟船、渔人牧童，都早已铭刻在来来往往文人墨客的记忆里，在某一诗一文里，隐藏着诗眼，像每一张山水图画中，画龙点睛。

我在翻看自己拍摄的古镇美图时，就想起古人水汽弥漫的平远山水画来，如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烟寺晚钟、渔村夕照等等。想象着某个逢江暮雪、秋月、夜雨之时，再到千年古樟下，将会遇见怎样的诗情画意？沿着“樟王”古老却充满生命力的主根系，顽强地伸入湘江，打捞出千年来更多历史的细节……

株洲往事

父亲的林海

李素琼

十月底的湘东，桂香氤氲，在朱亭镇五号山谷里，拉拉渡将我们带去对岸修葺一新的古镇。我在一处老房改造成的“朱亭人工林海展览馆”里停留了一会，直到一个声音打断了我。

“这位，就是我的父亲，是当时五七林校的老师”，摄影师咏洲指着照片上一位模糊的人影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这句话像一粒石子，在这个安静的展厅里激起无边的涟漪。

在他的讲述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朱亭，首先向我涌来的，不是绿色奇迹，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野。在那个木材稀缺到“打个家具都不容易”的年代里，他的父亲，一位在1949年前便参加工作的林业技术人员，带着从北京学来的林学专业，一头扎进了这片荒山。

采风途中，我不停追问，试图在咏洲的口述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朱亭与林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朱亭是人口密集的繁华之地，“一小块地方就住了上万人”，有火车站，有卫校，有工厂，有铁路子弟学校，街道上的铺面都热闹得不得了。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式的，火车每次停靠一两个小时加水，高年级的学生们会淘气地爬上列车，偷拿上面的鸡鸭、苹果，当时还小的咏洲只能远远地在一旁围观。

在咏洲的描述里，那是朱亭最美好的时光，充满了烟火气和勃勃生机。

“你一直都住在朱亭吗？”我问。“没有，我是三岁的时候过来的。”咏洲说。咏洲是跟着母亲来林场的，那段林场生活让他记忆犹新。“当时每个人都要领那棵树苗子啊，我家分到了几块山上的苗圃，要栽苗，要挑水。我那时候小，夏天挑水尤其难过，肩膀痛得要死，腰都直不起来。”那代人，正是用这样的腰和肩，硬生生地为朱亭撑起了一片绿色的天空。

然而，长岭披绿之时，却是人声渐稀之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慢慢地，人就越来越少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卷走了工厂与学校，朱亭镇上曾经热闹的面面一一冷清下来。“现在你们来看，它已经不像一个小镇了。”咏洲的话里，有着难以掩饰的落寞。

我们的谈话，便从一场波澜壮阔的造林史中，悄然滑入朱亭的沉寂，以及他个人的选择。

“我没跟你说过吧？我们一家其实都不是朱亭人。”咏洲突然切入，“我父亲是宁乡人，分配过来的，后来把我母亲也接了出来。我生在宁乡，在朱亭的林子长大的。”

紧接着，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将自己与父亲的人生划开了一道界限：“我其实并不喜欢林业，也从不看他写的那些文章和论文。他那个人太直了——我选了一条跟他完全不同的路。”

咏洲说这话时，我猜想他向别人展示的“咏洲”这个名字或许也是一个笔名，是他为自己选择的身份宣言。他没有继承父亲的锄头和笔头，却用手中的镜头，接续了记录和歌颂株洲的使命。

结束谈话后，我望向窗外延伸的林海。笔直的参天大树旁边，一些小树苗正在茁壮生长，填补空缺。

回到长沙后，咏洲陆续发来父亲的文字，我翻看那些铅字，一个不同于儿子口中执拗形象的老林工，便缓缓走了出来。“1964年10月，黄龙公社林场成立，十里长岭，荒草丛生，当时7个大队组织3000多劳动力刨开冰窟，挖山成梯，春雨绵绵，冒雨下苗，夏日炎炎，挑水灌溉，这样苦战十年，昔日荒凉的百里山川，绿色尽染。”

半个世纪前的造林者从字里行间站立起来，一个时代沉默的诗行，也在老林工的笔端复活。

在老林工的回忆录里写到一个细节，令我动容——他说，树是有故乡情结的，一旦远离乡土，就会不适应，难以安家，甚至死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一震。树尚且如此，人呢？可是这位老林工却把自己的大半生都放在了远离故乡的地方。如果不是这些文字，我甚至都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尹瑞生。

他在文章里热烈地歌颂着株洲的市花——红榿木，赞叹它“青春常在，热血沸腾，万紫千红，永不褪色”。在老林工看来，它代表着人们的期望，希望“青春之火”常在。现实却是，老林工和他的老伙计们都在凋零，“每年开会就少几个，到现在，就剩几个人了。”而那段由他们亲手创造的“林海”记忆，也随着他们的老去而逐渐飘散。只剩了风吹过，松涛阵阵，那是他们的青春余响。

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朱亭的奇迹，不仅是草木生长的奇迹，更是一代人在半个世纪前，用青春、汗水与生命意志写就的散文诗。他们将最好的年华，化作一棵棵扎根异乡的树，最终汇聚成那片沉默而伟大的林海。

而他们的故事，也将年复一年，在朱亭古镇五号山谷的展厅中，与那片林海一同，成为无言的功勋。

留予后人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朱亭林区大搞植树造林，人工林海之乡（誉满神州）